

从心灵淌出的语言

——浅论散文的发展及文学表现

叶松敏

醉美在金蚕之乡

李永明

散文的年龄，最早的记事文字，如甲骨文卜辞、殷商铜器铭文，已是具备成熟的散文形态。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已经散发的散文形态，它们开启了叙事文学传统的先河。先秦诸子的文章，皆诞生在一个极其自由的历史语境中，百家争鸣的话语氛围，墨子走出了一位又一位大师：老子、孔子、墨子、孟子、庄子、荀子、韩非子……他们的文字，或辩或论，以其逻辑严密，想象奇崛，成为说理散文的瑰宝。

早期的散文，还是一个广义的概念。散文只有真正成为个人化的情怀抒写，它的文学性才被完全地释放出来。我们今天所指散文，其实已经明确了文体的归属性，但情与理、虚与实的争辩，依然不绝于耳。情、理、虚、实，皆由心灵统摄，散文需要的是至情而非虚情、需要的是至理而非歪理，散文的虚，指的是空灵，是无羁无绊，是想象的辽阔与游远；那么实呢？我以为实最为关键，它必须依托真实的、触及内心的体念，这看似是一种主观的东西，其实它来自客观的映照。散文是内心的蕴发，只有关于痛痒的文字、关于生死爱情恨的文字、关于道德人心论的文字、关于死生情仇的文字，才会产生心灵的激荡，于是，那一枚枚汉字，便会以诗意的清流出……

明清以来的散文，我们很难进行文学的甄别，何为广义，何为狭义，能分清吗？先秦诸子的散文，虽偏于说理，但依然有极强的文学性，如庄子的文章，就以丰富的寓言、奇妙的想象，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辨融合一起而独树一帜。

庄子的语言汪洋恣肆，天马行空，其内在的抒情性更是显而易见的。并非所有的说理文字都耽于理，情的隐逸性在早期的文章中多有体现，即或是《论语》那样的“语录体”也洋溢着浓郁的个人情怀。如“子曰：‘贤哉！回也。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不改其乐。贤哉！回也。’”寥寥数语，道出了一个长者对一个晚辈品格和修为的赞赏。这篇很真挚，完全出自内心。

事实上，一篇散文没有绝对抽象的理，当然也就没有绝对抽象的情，而情与理孰轻孰重，则起于一篇文字所要表达的主旨。诸葛亮的《前出师表》，本是一篇陈情言事的特殊文体。但这篇文章看似说理，但通篇却被情纠结着、缠绕着，这种情有对先帝“三顾茅庐”知遇之恩的追忆，有对夹缝中求生存蜀国处境的担忧，有对后主刘禅的劝勉和嘱托。这是一个志贞之士临别的肺腑，他时而像一位臣子般谦恭，时而像一个长者般威严，文字中有太多的放不下，太多的挂怀萦绕于胸，而归结到一点，就是对刘禅的勉励、劝诫；“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後汉之所以倾颓也。”文章中的理，被情托着，这理就不是空洞的，它是被情理。因此，这篇千年前的文章至今尚被人称颂，原因不在于文章本身。诸葛亮内心敞亮，话语间浓缩了他的人生际遇、治国方略、处事原则、品德操守，这是发乎于心的东西，是不加修饰的自然流露。

中国早期的散文总体上是倾向于说理和叙事的，这似乎形成了一种风尚。伴随着历史行进的步伐，这两类文体愈发凸显其耀眼的亮色。西汉是个开疆拓土的时代，它的功绩不仅是一代帝王开疆拓土的时代，而在文化的天空下，也是峰峦叠嶂，这些巨擘、骄子，构成了一个王朝飞扬、延绵的气韵；贾谊、董仲舒、刘向、司马相如、枚乘、杨雄、司马迁……他们中间，洛阳才子贾谊，流光溢彩，可惜陨落得太早。他的政论文章颇有战国策士遗风，《过秦论》开篇就气势如虹：“秦孝公据崤函之固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，以窥周室。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”贾谊的政论文情感饱满，文字犹如长江大河，内在张力极强。

在西汉熠熠闪烁的星座之中，司马迁是最为灼目的一颗。《史记》是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，鲁迅赞之曰：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。”《史记》是传记文学的开端，尤其是在文学叙事上，成为后来很多文学类别效仿、借鉴的楷模。《史记》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，勾连天人，贯通古今，在设计上颇具匠心，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，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图景。

散文的发展，是在继承与否定中前行的。之后，兴起的唐朝古文运动，从内容和形式上完成了一次对散文的整饬，广义的散文向文学性的散文（狭义散文）过渡，就这一点来看，韩愈、柳宗元功莫大焉，抛开政治色彩不谈，在程式上，他们一改散文的腐儒之气，文体的形式和内容趋向于灵动，自由度增强，文学的纯度提升。或者可以这样认为，唐朝初步建立了散文的美学规范，用当下一个比较时髦的话语，就是说他们的文章已经具备了相当的“文艺范儿”，我们从韩、柳身体力行的写作实践中就能看到，二人的文章无论辞藻、技巧都突破了以往的框架，文章一改旧貌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。

韩愈是一位辩士，他的散文以犀利见长，而他的祭文、碑志更是抒情散文的精品。夜读韩愈写给亡侄侄夭的祭文，禁不住鼻酸眼涩，热泪抛洒：“一在天之涯，一在地角，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，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，吾实为之，其又何尤！彼苍者天，曷其有极！”整篇文章情感使用的是散体，情感起伏如浪涌波翻，尤其那一声悲号“彼苍者天，曷其有极！”，简直像重锤击在人心上。

柳宗元的生平遭遇同他，他一生都在颠沛流离的贬谪途中，宦海沉浮，造成了心理上的变异。他的孤傲、愤懑、犹豫、愁绪，在文字中得到了宣泄，他将个人情感完美地融入对世事、环境的认知中。柳宗元的山水游记，在今天看来，是最具“文艺范儿”品相的作品，著名的《永州八记》是其代表作，而“八记”中的《小石潭记》尤为我们称道。柳宗元在不到三百字的短文中，为我们精致地呈现了一幅山水图，其构思之巧、文笔之妙，让人读后怦然心动。短文表面上是写景，心里却隐然表现了一个被贬者孤寂、凄苦的心态。

散文到了宋代，文体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，在表现性灵的抒写上，更加具备审美

性，虽然从广义和狭义上来区分散文，仍然难以找到准确的分离界点，但那种文学韵味散发的确是鹤立鸡群。如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《秋声赋》，苏轼的《喜雨亭记》《前赤壁赋》、王安石的《游褒禅山记》、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……这些篇章，都具有极其鲜明的文学色彩，写景状物，都趣在极，景是情中之景，情是景中之情，文字与心灵相呼应：

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举酒属客，诵明月之诗，歌窈窕之章。少焉，月出于东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间。白露横江，水光接天。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。浩浩乎如冯虚御风，而不知其所止；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。（苏轼《前赤壁赋》）

这样的语言技巧、语言表现，只有苏轼才能信手拈来。而这景中情、情中景，看似超然物外，其实恰恰道出了苏轼的人生哲学：进退自如、宠辱不惊，一种对生命豁达的态度。同时，能深切地感受到，苏轼是在用美的眼光、爱的眼光拥抱世界，这自然就使得他的文字，宛若荷花带露，纤尘不染。

唐宋后的散文，细察之，则会明显感觉到情感在逐渐趋于外化，说理、叙事则慢慢退到了幕后，成为情感的附属，而为情所主宰的文字，它的个性特征、美学情趣，被作者毫不掩饰地表露无遗。明清小品文，除了自由、随意，其文学的味道、文学的品相，已是相当的醇厚和酷似。如袁宏道、张岱、袁枚等，皆是散体大家，他们放言无忌、写生活、写性情，看似琐碎，却格调高雅，情感率真。晚明的张岱是小品文的高手，他的文章，清新秀美，体念真切，善用白描，在表现个性化、情趣美的方面不落俗套，文笔细腻，个性有惊人的造诣。

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（张岱《湖心亭看雪》）

“一痕”“一点”“一芥”“两三粒”，那样单纯的量词，它没什么特别，张岱在那样一个寂寂无人的大雪天，他的思绪是何等的清旷，他与汉字的会晤，让情感在一种极其温暖的熨帖中，产生了难以扼制的快感，于是，百代之后，或许更远的将来，我坚信这些文字还会一直活下去……

四

“五四”以后，白话取代文言，散文在文体上被细化，分为杂感、随笔、小品、美文，经过鲁迅、周作人、郁达夫、林语堂、朱自清等人的努力，散文悄然步入文学殿堂。“散文”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文体，不如说是除诗歌、小说、戏剧以外无限广阔因而也就难以定义的文学领域。“这就是说，在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点上，散文的文学性如何确定，依然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口径。”考虑到散文在中国的源远流长，在建构文学时，学者们略为变通，于是有了皆大欢喜的“四分天下”说：“何为‘四分天下’，说白了，就是一种座次，即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散文。

诗歌为龙头，而散文叨陪末座。这样的结局非常难得，至少散文在文学的队列里有了站立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得之不易，他是无数大师用自己执着的探索和斐然的文采，叩开了那一扇辉煌的门扉，至此，文学恢宏的

大厦才有了奠基散文的柱石……

“五四”是散文的发展期、繁荣期和成熟期，尤其是富有个人情趣特征的散文小品，一时成为散文园圃里的奇葩。在文体上，它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，一方面借鉴西方的笔调体式，另一方面汲取明代小品的传统养料，在革故鼎新上促发了散文的进步与蜕变。对此，鲁迅曾大加赞赏，认为“散文小品的成功，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。”这里不朽的名篇很多，如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《藤野先生》，周作人的《乌篷船》《故乡的野菜》、俞平伯的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、冰心的《往事》（二篇）、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《荷塘月色》……这些散文小品，既有传统的溢觞，又有“欧化”的影子。

《春》虽是篇小品文，但它欢快的格调，极富感染力和表现力的语言，却充满着诗的蕴藉之美。朱自清的散文语言精致，又不失朴素，他善于使用口语，常在一种温柔敦厚的气氛中，意境得以拓展……

五

散文一路走来，它仿佛一直在“瘦身”、在裂变、在超越，这样说是否贴切，尚待商榷。广义的散文到狭义散文，这实际上是一个蜕变过程。散文在曲折坎坷的行迹途中，它不断在为自己减负、不断向个性化写作的方向迈进。同时，行走也是生命出现的过程，那些不再是散文的身体里重生的生命，它们不再是散文的附属，而是自觉完成了浴火重生的涅槃。如杂文、报告文学、人物传记等，其自身光芒丝毫不逊于散文。

散文自不必说，它经鲁迅的培育和推动，已经成为影响深远的一种文体。报告文学诞生于“五四”时期，虽是舶来品，但经过一代又一代作家的悉心耕耘，文学的园地也是花团锦簇、佳果逸香。“作为50—70年代的散文概念‘泛化’的翻转，‘窄化’成为新的趋势。从叙事形态的报告文学和议论性形态的杂文，从散文中剥离，或加以适当区分，似乎成为‘共识’。

其实，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，针对散文创作，肖云儒曾提出了“形散而神不散”的观点，这个观点的文体意识是紧扣散文而言说的，是就个性化散文写作中必须遵循的路径而言说的，它的确指性不言自明，在今天看来，“形”与“神”依然是散文的根本所系，丢掉了它就丢掉了散文的衣钵。

散文的“形”与“神”是散或不散，这只是个理论问题，创作更多的是一个实践过程，这个过程充满着太多的变数，作家写作不可能去套用事先设定的框框，好的散文，揪心的散文、读了让人的灵魂为之颤抖的散文，是不受固化的程式束缚的。一切从心灵淌出的文字，都是不由自主地、情不自禁地，这样的文字至情至性，痛快淋漓……

散文，从远古走来，它身上所弥漫的古色古香的气息。传统是血脉也是基因，散文的“瘦身”是时代的进步，但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瘦秉持的是什么？狭义的散文，不是狭隘的散文，追求个性并非放纵个性，散文的外在美和内在美应该是统一的、和谐的，一个伟大的时代，散文的声音是不能缺席的！散文之美，其美在真挚的情怀、独特的感受、深刻的思想，这是境界，也是作家的品格与修为。

凤凰山巍峨，月河水潺潺，两岸绿柳摇曳，新楼立两旁。我正哼着欢快的小曲儿，驱车穿过秦岭巴山间的高速公路，向着“丝路之源、金蚕之乡”石泉方向驶去。

下了高速，踏上石泉县池河镇山道，两岸美景，尽收眼底，青山连绵，石泉境内汉江最大的支流池河，在这里扭一扭身段，弯出一片沃土，在这里水草丰盈，阡陌平坦，桑树排列，牛儿欢畅，老农们在耕耘；村女们在采桑；牛背上的阿哥，晃悠悠；桑林中的歌声，飘飘荡荡。好一派新时代池河风光。

走近农户，屋舍前后，桑树掩映，夏风吹拂。好客的池河人，笑吟吟邀我屋里坐。

石泉产蚕，古今盛行。石泉被誉为中国蚕茧之乡，蚕桑历史悠久，远在西周，就有兴桑养蚕的记载。1984年，池河镇村民谭福全在池河滩意外发现了“鎏金铜蚕”。他拒绝了文物贩子想要收购的企图，借了路费去西安，郑重地捐献给了省博物馆。后经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，证明这是朝廷奖励蚕农的信物。于是，这片土地上便有了“鎏金铜蚕”的传奇。2017年，“鎏金铜蚕”在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，又一次散发熠熠生辉的光芒。这个来自古老丝绸之国的信物，首次向世界公开讲起了来自东方的文明故事，也给丝路故里安康石泉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。

汉子领我走进蚕室，流水般的轻音乐萦绕身心。见我疑惑不解的样子，汉子满脸笑容地解释：“这是给蚕宝宝听的哩！听了音乐的蚕宝宝，进食快，生长快，出茧率高，养期缩短好几天。”汉子把桑叶捧上蚕箔，这些白玉般的小家伙，在轻音乐下，昂起头，沙沙地吃着桑叶，我听见春风吹过松林的音乐，问及养蚕的技术、收入等情况，汉子话匣子打开了：“现在我们养蚕，从粗放，走向精细化，咱镇上统一指导，统一管理，统一收购，养蚕专家指导，养蚕时一天跑我家三次，腿脚勤快得很。说起收入，不瞒你说，春夏和晚秋蚕的收成，就是这个数。”说完他伸出一个巴掌。

呵，不小的收入啊——
我的一位远房亲戚老罗，就是池河镇人，五十多岁，他在镇上负责统计工作，落座后沏茶，招待我们是四菜一汤，桌上负能见碟子见底，以茶代酒。饭后我们参观池河镇的桑园产业，察看春蚕养殖的盛况。镇是养蚕大镇，人均一张蚕一亩桑，蚕桑是黄金产业，走在乡间的大路上，满目青翠，花儿绽放，鸟儿鸣唱。但老罗却说，粗放式的养蚕，只能利用一小部分桑叶，大部分桑叶浪费掉了。缺乏技术的遗憾，化成老罗一声揪心的叹息：“守着金饭碗，却吃不饱饭！”抚摸着比巴掌还要大的桑叶，我的心中不时涌起阵阵难言的惆怅。

“娃子他爸，陪客人吃饭啦！”女主人立在灶门口，手搓着围裙，将我拉回到了现实。

好一桌丰盛的佳肴！土鸡炖板栗，腊肉炒土豆粑粑，油炸蚕蛹，青菜炒豆腐，酸菜炒魔芋，苦瓜蒸肉丸，八热八凉，拼满八仙桌，酒有三样，六年西凤，蜂蜜李酒，蚕蛹柿子酒，任我挑选。蜂蜜李酒是主人家后山果园里的蜂蜜李酿制的，喝一口，甜滋滋、凉丝丝，酒香果香一起走进灵魂，蚕蛹柿子酒，是保健酒，滑腻腻，香喷喷，有一股酱香的味道。好客的男主人，一杯又一杯敬我酒，我一杯又一杯回敬。

心儿醉了，醉在这丝路故里，醉在这金蚕之乡！男主人陪我在院坝前的桂花树下喝茶，醒酒，我们天南海北地聊，聊身边一点一滴的小变化，以及这十年来的翻天巨变。

太阳偏西了，绯红绯红的斜阳从西边射下来，落在了蜿蜒的池河上，河边的池河镇也在一片淡淡的红霞中，起飞的白鸢在红霞中翩跹。



浅说汉江龙舟文化

吴树山

汉江，源远流长，是长江流域最长的一条支流。在历史上它占据重要地位，常与长江、淮河、黄河并列，合称“江淮河汉”。它源于秦岭南麓陕西汉中市宁强县大安镇的碛窝家山，由北向南，流经汉中、安康、十堰、襄阳、经丹江口进入中、下游，干流流经陕西、湖北两省，直到武汉汉口汇入长江。

汉江因汉王朝高祖刘邦击败了楚霸王项羽，从汉中崛起而闻名，这一历史事件将汉江、汉族、汉文化与中华文明文化紧密相连。

安康虽属陕西三秦大地，但因汉水与长江一脉相承，带有水乡楚文化的赛龙舟，使秦风楚韵相映交融。

据史料记载，汉江上游沿途赛龙舟历史悠久，而安康龙舟文化，更是源于楚，兴于唐、宋。首次有较完整史料记载汉江龙舟赛为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年），当年，“三藩”既平（三藩，是指清朝康熙初年，以平西王吴三桂、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精忠三位藩王，借口朝廷撤藩之议，联合海内外反清势力发起的战争），山河一统。那年“端午官长官率僚属观竞渡，谓之踏舟”。

当时光流逝到1945年，抗战胜利在即，安康人欢欣鼓舞，端午龙舟竞渡，江岸观者如云，河街自西关以下，小北门以上江面皆为赛场。

炎黄子孙历来崇拜龙的图腾，与龙共舞，祭祀屈原和诗人同歌共饮，标志着人们敬畏乐神，视汉江为衣食父母。赛龙舟亦是风调雨顺安居乐业象征。若遇兵荒匪祸战乱，天灾水旱饥馑连年，则会停止中断此盛事。

1958年端午节，当时的安康县举办了规模宏大的“安康龙舟竞赛”，十里汉江龙舟赛渡，两岸百姓云集观赏。时值西安电影制片厂初起楼台，即赶赴安康拍摄了汉江十里龙舟竞渡之盛况，纪录片《庆丰收，赛龙舟》，安康龙舟赛因此而闻名遐迩。

196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安康县端午龙舟赛的影片（2018年西影60大庆时还播放了这段影片的花絮）。有一段时期，龙舟一度被视为“旧四”，工匠雕刻具有艺术价值的龙头付之一炬。

1983年7月31日，安康汉江遭受特大洪水灾害，沿江堤多处损毁，河堤修复后又相继举办起

龙舟赛。直到1991年才正式恢复了龙舟赛。

进入21世纪，新千年开始，川、陕、鄂、豫中国中西部经济技术协作区第十五届贸易洽谈会在安康举办。当时安康地区行政公署成功组织举办了第一届“中国汉江安康龙舟节”。从此，安康汉江龙舟赛，基本上每年都要举办一次。

1980年，我调入安康地区卫生局工作后，那时年轻喜欢热闹，只要在安康，凡举办龙舟赛，都会去抬抬看。进入2000年后，我任市卫生局副局长期间，先后三次成为龙舟赛组委会成员，负责活动期间的医疗救护安全工作。

从2000年第一届龙舟节开始，每年都围绕一个主题主办。如第二届2001年，适逢西康铁路开通和“5.1”黄金周长假的实行，为了迎接黄金周游客，设置了新的龙舟节主会场，并把龙舟赛时间调整到4月30日至5月7日。

第二届“泸康杯”龙舟节，由中共汉滨区委、区政府主办，有12支龙舟队参赛。邀请著名词作者楚彦庵、著名作曲家赵季平谱曲，由著名歌唱家任慧演唱了《龙舟圆舞曲——安康龙舟节之歌》。

2003年龙舟节还先后邀请了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罗京到场。还有几届还邀请了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、著名歌唱家阎维文、相声演员姜昆、歌手李宇春等大咖到场主持和演出。

第五届“小灵通杯”龙舟节；第七届“西安达森林杯”龙舟节，都具有特色。2008年因“5.12”特大地震而临时中断。后来相继以尧柏水泥、紫阳茶叶、富硒食品、生态安康等地方名优特产为主题冠名举办。

2016年6月9日，第十六届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节由安康市政府举办。本届龙舟节以“秦巴明珠·生态安康”为主题，遵循“弘扬传统民俗，传播地域文化，服务安康发展”。

2022年安康汉江龙舟节是由陕西省安康市委、市人民政府、陕西省旅游局、陕西省体育局主办，安康市政府为媒介，集汉水文化展示、生态旅游推介、经贸洽谈于一体。

2023年6月22日，以“中国红西凤”杯为主题，由安康市政府组织举办第二十三届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节，在安康市龙舟文化园开幕。这二十三届龙

舟赛，每届都会突出一个主题和特点，龙舟节已被评为“中国十大魅力节庆”之一。

自2000年举办首届龙舟节以来，安康已成功举办了23届，龙舟节已被定为“人民的节日，文体的盛会”。今年5月11日第二十四届安康汉江龙舟节新闻发布会的号角已经吹响。据了解，本届龙舟节以“奋楫扬帆前行，端午幸福安康”为主题，6月9

日将在安康龙舟文化园举行开幕式主题活动。本届龙舟节集中在5月至9月，计划举办6大系列48项活动，时间长，跨度大。通过政府主导，市场运作，展示形象，成果惠民的办节思路。节庆已从传统习俗缅怀先贤，龙舟祭祀，发展到全方位展示安康优势产业，推介旅游发展，提升安康汉江龙舟节品牌知名度和对外开放及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。



龙舟竞渡 吴定国 摄于2022年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赛